

<<雨季风流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雨季风流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6600122

10位ISBN编号：7516600121

出版时间：2012-8

出版时间：新华出版社

作者：武光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雨季风流>>

内容概要

本书以刑警花邦宁侦破耕牛被盗系列案为故事展开叙述。通过错综复杂、盘根错节的案件侦破过程，对刑警花邦宁对真相的渴望、正义的伸张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刻画。

故事悬念丛生，扣人心弦。

每当案件侦破出现转机之时，花邦宁都会遭到突如其来的挫折，而这些挫折居然来自他的顶头上司。

小说围绕刑警花邦宁的命运，展开了真相与谎言、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
小说明线、暗线多条线索交叉，其中不乏一些爱与恨、罪与罚的情感交织。

故事最终虽以悲剧结尾，但是正义得到了伸张，曙光再现。

在群体的灵魂中占据上风的，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，而是当奴才的欲望。

故事中那些为了权、钱、色而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贪腐官员们的言谈举止，较好地诠释了这一点！

<<雨季风流>>

章节摘录

20世纪末，某年。
山区小县润平。
那是一场难得的春雨。
雨丝很细，很轻，很柔。
落地的时候更是轻轻地，悄悄地，深怕打碎大地涌动着的春梦。
它的脚步盈盈如舞，它的姿态自信而优雅，它柔润的气息为人们带来愉悦，它的点点滴滴都流露出对人间缱绻百媚般的温情，它仿佛要通过自己的到来掀开人间的美景。
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花邦宁有十多天没睡个安稳觉了，原因很简单，春耕大忙来临之际，一个山区小县竟连续发生盗窃耕牛案件！
这还不算，峰桥镇那个姓吴的憨货竟然把犁杖扛到公安局，摔在了大门口，吼声如雷，暴怒的双眼就和牛眼一样大。
这几天，几乎天天都有人围着犁杖比比划划。
犁杖的扶手已被人拿走，那种扭捏的样子很无助。
过路的骂声、嘲笑声时有耳闻。
更让他感到难受的是，那个擦得锃亮的犁铧早晨反射的阳光正好对着他的办公室玻璃，眩目的光线犹如箭头直刺他的双眼。
局长蒋晋军坚决反对挪动犁杖，说这就是压力、就是挑战。
好在通过几天的奋战，有的案子已经有了些眉目。
早上6点，他睁开眼睛，两个眼皮还在跳。
他知道，民间有“左眼跳财、右眼跳灾”的说法，但他不信，可是用手揉过了也不管事儿，于是又掐了掐太阳穴，还是没有缓解，这使他很懊恼。
他推掉了棉被，趿拉着鞋，走到了窗前。
就在开窗的瞬间，他幽幽地闻到了久违的雨腥味，觉得那个姓吴的把犁杖摔在门口也不为过，农民嘛，种地就是本分。
他很想紧随春天的脚步，去迎接浪漫的夏天，就好像刑警的工作需要热烈、出奇制胜那样。
但耕牛连续被盗仍使他烦乱有加。
他一米八的身高，立在人前就像一座塔，生得腰粗膀圆，具有陕甘汉子的明显特征，但说话不多，这与他的身板、刑警的快言快语很不相称，然而这并不影响他破案的积极性。
平常的时候，他习惯于思维，能够把握偶然，办事随机，在波诡云谲的案情面前充满推想，破案的过程常在他的心里留下永久的回味。
“下雨了？”
妻子杜秀荣打了一个哈欠，半眯着眼淡淡地问。
“哎，下雨了。”
花邦宁的思想好像被雨丝牵荡着，完全处于游离的状态，听到妻子问，诧然一惊，随口嘟囔了一句，然后又把窗子轻轻关上。
在花邦宁的印象里，春天是用美好的字眼来形容的，春天的一切都在变，变得让人心情愉悦。然而今年不同，几个乡镇连续发生的盗窃耕牛案，让他这个主持工作的副队长备受压力。
他知道，老百姓丢的牛都是犁地的壮牛，在有的人家还是唯一值钱的家当。
特别是春耕时节丢牛，不亚于惨绝的扼杀。
况且峰桥镇丢的牛最多，那是副县长栾建平的老家，也是常常形成舆论焦点的地方。
电话铃响了。
他带着倦意走到电话机旁，迟疑了一下，慢慢地抓起话筒并使用规范的语句：“您好，我是花邦宁，有什么事儿，请讲。”
电话是刑警队打来的，话筒里传来女内勤曲傲君急切的声音：“花队，昨天晚上古堡镇的杨树洼村又发生了丢牛案，失主说3头耕牛被盗。”

<<雨季风流>>

刚才我还接了一个电话，打电话的那个人点了您的名，叫您到西大桥旅店，说有重要情报，听口气，那人好像知道点什么。

”曲傲君年不满三十，是由县政法委张书记介绍进入公安局的。

曲傲君说的杨树洼村与峰桥镇仅仅隔着一道沟谷。

“好，我这就过去。

”花邦宁习惯地拧了一下眉头，放下电话，立刻洗漱。

这几天，他只要听到情报两个字，神经就亢奋，烦乱立刻让位于急迫，这种心情的转换使他的所有动作都变得利落。

刚才的电话很可能预示破案的机会已经来临。

他断定，这几起案件极有可能是一伙人所为，他们白天踩点黑夜盗窃，而且很可能是用汽车将牛装运出境，但抓不住案犯，这只能是一种假设。

“你应该做点吃的再走。

”妻子已经坐了起来，用不加思忖的语气低声说，最近一段时间她的两条腿不听使唤，连迈步都成了问题，到医院查过，没有查出病因，本说要到市里、省里大医院看看的。

无奈手头没有钱，现在她已经不能为丈夫做饭洗衣，尽管心里很着急，可又没任何办法。

“不用了，我到局里再吃。

”花邦宁心不在焉地嘟囔了一句，这时他的脑海里很快现出小时候目睹宰牛的场景，近几天每次调查走访，他几乎都会想起那个场景，仿佛那段影像已经深深植入记忆的土壤，只要有条件，就会萌芽浮现。

那是他四五岁的光景，一次偶然的游荡，竟然走到了村边的一个牛圈旁边，许多人面对一头拴在树上的老牛不休地议论，后来大家一拥而上，费了很大周折，将老牛扳倒了，好几个人死死地按住老牛，不让它动弹，其中一个人举起亮闪闪的尖刀准备刺向老牛的喉咙，老牛流泪了，就像草丛中流出的小溪。

那人犹豫了，扬起的手半天放不下来，只得把尖刀交给另一个人，后来的那个人一脸络腮胡子，看上去比别的人要狠，那人咬紧了牙瞪着大眼珠子，吼了一声，一下子就刺中了老牛的喉咙，旁边的人慌忙去挪动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瓦盆，让老牛的血汨汨的流进那个瓦盆里，血流尽了，瓦盆被一个瘸子端走了，牛头被挂在了刚才拴牛的树杈上。

也就从那时起，他听宰牛的人讲了一句非常感叹并且无奈的话：老牛受累刀尖死。

当时幼稚地认为宰牛是大人們的事兒，大人們想怎么做，那是他們的自由，所以沒有品味其中的含義。

但是，老牛的落泪还是刺激了他，他常常对人的行为产生怀疑，显而易见，老牛是不该被宰掉的，因为那头牛犁地的场景他见到过。

P1-3

<<雨季风流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